

# 千金難買善醫行

## 慈院十年心路歷程

文 / 陳郁志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心臟內科主治醫師

轉眼之間在花蓮慈濟醫院已經十年了。當年在國外念書，對於畢業後是否回國的決定，掙扎了很久。記得在英國當見習醫師階段時，教授問了一個臨床問題，我回答不出來，他嚴厲地指責我說：「你身為英國未來的菁英份子，居然只有普通人的知識，以後要如何擔任重任呢？」我當時心想，他不知道我是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以為我將留在英國，感覺有些尷尬。可是那時我已經決定，如果我要繼續醫生生涯，我要回到自己的土地。

在歐美讀醫學院，除了考試之外，最

注重的就是口語能力及想法的表達。進醫學院口試必問的問題是：「你為何要當醫生？」回國之後，我也常常拿這句話問來醫院實習的醫學生。他們的回答有「爸爸媽媽希望我做醫師」、「醫師的收入不錯」、或「聯考考過成績夠就唸了」等很誠實的答案。他們的回答是很誠實實際的，可是當我聽到時，我反思的是：做醫生的原因如果只是因為這樣，可能會做得很不快樂、很累。

當初入醫學院時，我也曾思考過這個問題；到底我選擇醫生這職業的目的是什麼？那時我思考了很久，後來得出的

結論是：醫生這職業是專業的行善，而獎勵是而後隨之而來。這獎勵不見得是金錢。佛教的基本精神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醫生本身這專業也就是行善而已。當醫生勸人戒煙時，

在英國留學時，陳郁志已決定返台行醫。圖為二〇〇二年初陳醫師於花蓮慈院擔任內科總住院醫師期間。（攝影 / 胡雅玲）



他實際是在減少病人患心血管疾病、肺病的機會。以前在呼吸治療科見習時，老師常開玩笑說，如果病人都不抽煙，可能有四分之一的醫生會失業。可是就算是如此，醫生還是要勸人戒煙，就算病人好了之後，生病的人少了，收入來源少了，醫生卻因為病人了解他的善意而使他的職業得到尊重。這種尊重是金錢買不到的。

回到台灣之後，因緣巧妙地就來到慈濟醫院。十年前來到慈濟時，遇到的每個人幾乎都會問我：「你為什麼要來後山做醫生？」連剛來面試那一天，計程車司機也問我為什麼要來慈濟？那時慈濟還是區域教學醫院。我那時第一次穿西裝打領帶來花蓮，很正式的來應徵，帶著履歷表和興奮的心情來找尋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來了才發現，東部在那時候是多麼缺乏住院醫師。實際上，醫院馬上就請我盡快開始上班，投

入第一線的工作。

接下來我開始了最懷念而且充實的五年住院醫師訓練。因為那時選擇了一般科，所以需要到各科輪流訓練。我到每一科都很受歡迎，因為各科都缺乏人力，有住院醫師出現，平日辛苦的主治醫師至少就有了第一線的幫忙，終於可以輕鬆一些。剛上班時，最訝異的是醫護人員的負荷和他們的年紀過輕。回想二十出頭的我，還在加州海灘做日光浴、打沙灘排球，可是這裡的護理人員卻每天每天的在清理糞便、血污，面對生老病死。我不知在這樣的年紀他們是否應承受這麼大的工作壓力，他們心理受到多大的影響。但他們的老成與純熟的常規技術，常讓我對自己的臨床工作感到戰戰兢兢。到今天，我都盡量不對醫護人員不禮貌或大小聲。在講求完美的醫療體系裡，受限於現有的資源與制度，他們的付出已是超過的。台灣醫院



剛回到花蓮上班，看到年輕的護理人員純熟的技術與沉穩地心態，讓陳郁志在臨床工作上一直記得給予護理同仁應有的尊重。圖為在美國、英國留學期間的陳郁志放下沉重的課業，展現輕鬆的一面。

卻缺乏制度去關懷這些護士小朋友。同樣的，隨著時間過去，我也經驗了多次的非預期性的急救及生離死別，每一次都覺得人生無常，感觸良多。但是我也慢慢學會將自己常規的工作做好，也變得如一般醫護人員一樣的穩重老成，直到我當上內科總醫師。

我當內科教學總醫師的一年，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時光之一。那時慈濟醫學院剛有第一批見實習醫師來到醫院。他們對於未來的惶恐與戰戰兢兢，與我在醫學院時一模一樣。

我一方面依樣畫葫蘆的學英國老師教訓他們未來要成為台灣醫學的菁英，一方面將所謂「以問題導向為學習」的觀念灌輸給他們，畢竟那時在台灣有接

受這樣訓練的醫師較少，不像現在問題導向為學習的觀念已成為主流。每個星期六上午，我還特別把時間排出來教學。曾有教授告訴我醫生(Doctor)在拉丁原文是老師的意思，心裡很感動。想起佛祖如來被稱之為「大醫王」，正是因為他教導世人生命的真理。教導學生應是做醫生的天職。至今被人稱「Michael 學長」的我「電」過的學生應該都很印象深刻，希望這教學的傳統以後也繼續傳承下去。我聽說學生們把那星期六的教學時段稱為「Michaels' time」(麥可時光)，我想他們應該是肯定學長我的努力吧！。

同樣我也受到慈濟好老師的教導。在心臟內科數年的成長受到多位醫師的指



圖為陳郁志醫師參與二〇〇二年四月九日至十六日於中國大陸貴州省納雍縣發放暨義診。(攝影 / 朱光憲)

導，尤其是在介入性心導管的領域裡，一次又一次的看到王志鴻醫師的韌性。他在台灣做介入性治療的經驗大概是前面幾名的，看他完全投入於工作的認真態度，讓我從來不敢在他面前喊累。台灣的醫療制度常使次專科無法專門作次專科的



事情。他常常在門診花很多時間看一大堆非心臟科問題的病人，只因為病人慕名而來。記得以前在國外跟教授看到十個以上病人就很多了，但王醫師常看到百號以上。這是病人肯定他的醫術，但我也擔心他能夠承受多久。不過每次在心導管室看到他又是精神煥發。與他一起做導管是我最愉快的時間，我們常了解並討論對方介入性治療的策略。與他一同搶救病人心跳、搶救生命的過程，也是我接受心臟科研究員訓練時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時光之一。希望這段與王醫師亦師亦友有的因緣能一直持續下去。

慈濟十年對我來說是充實難忘的。現在的慈濟是醫學中心。可是對我來說，做醫生的基本價值是不會改變的。來到慈濟後，使我對醫生這個工作更確認了原本的想法。醫生這職業是專業的行善，而只要認真的付出，工作也許辛苦，但終究會得到尊重，而這種尊重是金錢買不到的。想起第一天到醫院上班，老爸曾經擔心的說：「第一份工作

要努力，不要讓人覺得你  
不夠認真，只要認真就能  
找到自己的價值。」今天  
回想起來，我覺得自己真  
的很幸運，因為在我第一  
份正式的工作裡，我就已  
經找到了自己的價值。🌿

慈濟十年，陳郁志醫師的醫術醫德  
普獲病患信賴。而他不忘歸功於曾  
經指導過的老師，特別是介入性心  
導管治療的王志鴻副院長。